

翻译家梁实秋

● 白立平 著 ●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翻译家梁实秋

● 白立平 著 ●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家梁实秋 / 白立平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7-100-12654-0

I. ①翻… II. ①白… III. ①梁实秋 (1902—1987)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912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翻译家梁实秋

白立平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654-0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5/8

定价: 45.00 元

十年磨一剑

——序言

2000年，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招收了第一位博士生。这位毕业于南京大学硕士班的年轻人，是经过竞争剧烈的入学评核给选拔出来的，为人谦逊讷言，却又认真执着。他提出要以梁实秋的翻译成就作为研究题目，这在当时国内有关梁公的研究资料相对匮乏的年代，的确相当独特，但是年轻人专心致志，锲而不舍，经过了四年的不断努力，终于在2004年完成了论文《诗学、意识形态及赞助人与翻译——梁实秋翻译研究》，是为坊间最早研究梁实秋翻译活动的专著；而白立平也成为中文大学翻译系第一位取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

毕业后，白立平博士先后在香港各大专院校任教，于2011年返回母校中大翻译系，随后出任助理教授一职迄今。十年在职期间，白博士不但悉心执教，且勤于钻研，对梁实秋的翻译活动与翻译成就，进一步钩稽史料，探索

源头，经过持续开拓，常年积累，终于“新知培养转深沉”，成就了《翻译家梁实秋》一书，并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梁实秋研究的范畴，填补空白，增添新页。

梁实秋为我国近代杰出学者，以散文创作、文学评论、词典编纂及文学翻译等多方面贡献闻名于世，其中尤以《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成就了如余光中教授所述的“赫九力士大业”（Herculean task）。要评述梁实秋毕生的翻译硕果，译论建树，谈何容易，文本研究当然是其中一法，然而白立平所采取的策略却是“以查考文本以外因素为重点”，借鉴“操控学派”代表人物列夫维尔（Lefevere）有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及专业人士的论述，以抽丝剥茧，探本溯源的方式，剖析梁实秋的翻译思想与文艺思想的缘起，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影响，翻译标准对翻译态度的作用等方方面面千丝万缕的关系，以便理出一个清晰可循的头绪。

作者采取的是理性的观点，持平的态度，一切以事实为根据，并运用大量一手资料，以为佐证。因此，书中无论引述梁实秋与鲁迅之间有关翻译的剧烈论战，探讨梁实秋文艺思想的演变与发展，受白璧德影响而转化为新人文主义信徒的过程，分析梁实秋涉及人性的文学观等，皆不偏不倚，不褒不贬，使人读来深觉信实可靠。

论者向来认为梁实秋的翻译作品，以“信”为重要特

征，至于是否“雅”，则见仁见智。甚至有人诟病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过于忠实，以至于文采不足，与其创作的散文集《雅舍小品》不可同日而语。白立平在书中对于这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引用大量资料，并不厌其详来分析，立论精确恰当，使人信服。

《翻译家梁实秋》一书，涉及梁实秋所有翻译作品产生的前因后果，以及所有翻译活动促成的来龙去脉。此外，作者并参阅多种重要文献，在书后附上“梁实秋翻译年表”，是为迄今最详尽可靠的参考资料。

《翻译家梁实秋》一书是作者孜孜矻矻，穷十年功力的心血结晶，所谓学问尚精专，“十年磨一剑”，信然！

金圣华

2015-1-25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诗学与翻译（一）：翻译思想	16
第三章 诗学与翻译（二）：文艺思想	92
第四章 政治意识形态与翻译	175
第五章 “赞助人”及“专业人士”与翻译	273
第六章 总结	327
附录 梁实秋翻译年表	337
引用文献	381
索引	417
后记	424

第一章 引言

梁实秋，1903年1月6日（旧历腊八）生于北京¹，学

1 关于梁实秋的生日及籍贯，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说法。1986年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关于梁实秋的注释，称梁1902年生，是浙江杭县人（毛泽东，1986：857）；1991年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则称，梁实秋生于1903年，为北京人（毛泽东，1991：878）。周兆祥说，“梁实秋，原名治华，笔名秋郎，原籍浙江杭县，后来改籍北平，生于1901年。”（周兆祥，1981：20）郭著章（1999）称梁实秋1902年1月17日出生，《中国翻译家辞典》（1988）中的记载也是如此。徐静波的《梁实秋——传统的复归》一书里说，“1903年1月6日他出生于北京市内务都[部]街20号的一间西厢房内。祖籍原在河北沙河一带，后来他的祖父通过科举之径得以入京为官，住在东城根老君堂。不久又去广东宦游十余年。归返北京时，曾在杭州居住了一个时期，其时恰遇梁实秋的父亲入学应考，需要申报户籍，于是便落籍浙江钱塘。”（徐静波，1992：4）叶永烈曾说，“他[梁实秋]的生日，通常误为‘1902’。他属虎，生日很好记——‘腊八’，亦即阴历十二月初八。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十二月初八，乃1903年1月6日。他的籍贯，出入颇多，有的写‘浙江杭县’，有的写‘河北大兴’。其中内情，倘不是他的亲属向笔者解释，难以明白：梁实秋的祖父梁芝山，北京

名梁治华，字实秋，曾使用过秋郎、子佳等笔名¹，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在清华八年期间就已经在文学创作方面脱颖而出，发表了多篇诗歌、小说、文学评论及翻译作品。1923年赴美留学，先后在科罗拉多学院、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深受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1926年回国后任教于东南大学。次年北伐战争爆发，赴上海暨南大学等校任教，参与编辑《新月》月刊，1930年担任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次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著作，1934年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7年6月23日应邀参

人氏，清朝四品。梁芝山无子，领养了河北大兴县一男孩取名梁咸熙，此人便是梁实秋之父。籍贯‘河北大兴’渊源于此。梁实秋祖母为浙江杭州人，籍贯‘浙江杭县’由此而来。”（叶永烈，1993b：15-16）梁实秋对于自己生日及籍贯曾这样说，“我是北京人……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这样的土著，清华一共没有几个。”（梁实秋，1970d：17）他在《北碚旧游》说，“29年1月，阴历庚辰腊八，我39岁生日……”。（梁实秋，1982a：40）他又说，“事实上我是前清光绪二十八年（民前十年）夏历十二月初八生于北京。”（见丘彦明，1988：374）光绪二十八年夏历十二月八日正是公历1903年1月6日。梁实秋在《清华八年》里说，“我原籍浙江杭县，本应到杭州去应试，往返太费事，而且我家寄居北平很久，也可以算是北平的人家，为了取得法定的根据起见，我父亲特赴京兆大兴县署办理户籍手续，得到准许备案，我才到天津（当时直隶省会）省长公署报名。我的籍贯从此确为京兆大兴县，即北平。”（梁实秋，1970d：14）

1 梁实秋还使用其他很多笔名，如徐丹甫、谐庭、惨、吾、王小圃、希腊人、程慎吾、程淑、周振甫、周绍侯、莲子、吴定、沈先民、淑琴等。（详见陈子善，1999：165-167）

加庐山会议，七七事变之后，离家南下。1938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在编译馆担任翻译委员会主任兼社会组主任及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抗战胜利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1948年抵达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次年6月赴台湾，担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后改为师范大学）教授，历任英语系主任、英语研究所主任以及文学学院院长，期间曾担任编译馆馆长。1966年从师范大学退休，继续致力于《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次年8月完成了37出莎剧的翻译工作，后补译诗三卷，终于翻译完《莎士比亚全集》。1987年11月3日，病逝台北。¹

梁实秋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文学评论家、辞典编纂家，更是重要的翻译家，在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翻译方面，他最瞩目的成就是用了37年的时间（1931²至1967）独自译完《莎士比亚全集》，“成就如此的赫九力士大业（Herculean task），五四以来只有梁氏一人。”（余光中，1988：28）有学者称梁

1 本节参考了《梁实秋自选集》、《小传》（梁实秋，1975）、《梁实秋传——沧桑悲欢》（宋益乔，1996b）、《秋室杂忆》（梁实秋，1970e）等文献。

2 余光中在《金灿灿的秋收》一文中称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始于1930年（见余光中，1988：28）。但梁实秋在《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一文里则说，“我从民国20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梁实秋，1970a：93）

实秋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是中国翻译界的“一座丰碑”，其译文质量是“第一流”，这一译著“为他作为第一流文学翻译家一锤定音”，与傅雷是“两岸译界两巨子”。（叶永烈，1993a：3-4）除了《莎士比亚全集》之外，梁实秋还翻译了多部重要作品，如《阿伯拉与哀绿绮斯的情书》¹《西塞罗文录》²《织工马南传》³《吉尔菲先生的情史》⁴《潘彼得》⁵《百兽图》⁶《咆哮山庄》⁷《沉思录》⁸等西方文学名著。在不同的时期，他还翻译了不少诗歌、短篇小说、散文和评论，散见于报纸杂志。早在清华学校时期，他就于1920年6月的《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上发表了第一篇翻译

1 *The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éloïse*，该书由拉丁文的英译本转译，1928年11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2 原书为 *Cicero de senectute, de amicitia*，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 英文书名为 *Silas Marner: The Weaver of Raveloe*，作者为 George Eliot，1932年1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4 英文书名为 *Mr Gilfil's Love Story*，英国人 George Eliot 原著，1945年由黄河书局出版。

5 原书名为 *Peter Pan*，作者为 J. M. Barrie。该译本于1929年10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6 原书名为 *Animal Farm* (Orwell, 1954)，英国人 George Orwell 著，1956年11月由台北正中书局发行。译者署名李启纯。

7 原书名为 *Wuthering Heights* (Brontë, 1939)，英国人 Emily Brontë 著，译文于1942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 古罗马人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著，梁实秋选用的版本为 C. R. Haines 的英译本 (Aurelius, 1930)。1959年10月由台北协志出版公司发行。

小说《药商的妻》(俄国柴霍甫作);1920年12月25日在《小说月报》第11卷第12号上发表译文《执旗的兵》(法国塞德著);1921年3月,他与清华同学顾毓琇、张忠绂、翟桓等合作编译《短篇小说作法》。在《新月》杂志社担任编辑期间,于1928年11月10日在该刊第1卷第9号发表翻译论文《莎士比亚时代之英国与伦敦》(W. A. Neilson and A. H. Thorndike 作),1929年10月10日在《新月》第2卷第8号上发表《译 Burns 诗四首(一株山菊、一瓶酒和一个朋友、写在一张钞票上、蠹鱼)》等等。到了晚年,他编写了《英国文学史》(梁实秋,1985c)(约100万字)一书,该书姊妹篇《英国文学选》(梁实秋,1985e)共三大卷(约120万字),收录了梁实秋翻译的在英国文学史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厚达2000多页。诚如余光中所说,“就算他一本莎著都不曾译过,仍然可以翻译成家。”(余光中,1988:28)

梁实秋编有多部双语辞典¹,而双语辞典和翻译关系密切,必然牵涉到两种语言的转译,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双语辞典编纂方面的成果也可以归入他的翻译成果。郭著

1 梁实秋在辞书编纂方面成就卓著。他编有《远东英汉大辞典》《远东实用英汉辞典》《远东基本英汉辞典》《远东英汉·汉英辞典》等多部辞书。郭著章说梁实秋编有30多种英汉辞典。(见郭著章等,1999:184)

章在谈论梁实秋的辞典时说，仅仅以他在1971年和1984年主编的《最新实用汉英辞典》和《最新实用英汉辞典》为例，其字数不下于1000万，这其中“包含着梁氏的很大的翻译成就”；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仍为我国译界所称道，其译绩之丰自不待言。”（郭著章等，1999：184）

在翻译理论上，梁实秋也有颇多建树。20世纪20至30年代，他与鲁迅为首的“左联”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争论的焦点之一便是翻译。在论战的过程中，他发表了多篇谈论翻译的文章，如《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梁实秋，1929a）、《答鲁迅先生》（梁实秋，1929e）、《论翻译的一封信》（梁实秋，1932a）等。此外，他在不同的时期还陆续发表专论，阐述他的翻译观，如《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梁实秋，1970a）、《读马译世说新语》（梁实秋，1982b）、《译英诗七首》（梁实秋，1982d）¹等，并在一些访谈中谈论到翻译问题，比如与丘彦明的对话。（见丘彦明，1988）可以说，梁实秋不管在翻译实践上还是在翻译理论方面，都有很大成就。

本书将以考察文本之外因素为重点，借鉴当代西方翻

1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梁实秋读书札记》里有《译英诗（六首）》（梁实秋，1990a），比《译英诗七首》少了第一首《尘劳》。

译理论，从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及专业人士等方面对梁实秋翻译活动进行描述性研究，考察梁实秋的翻译思想、文艺思想、政治观与其翻译活动的相互关系，并分析赞助人与专业人士对他的意识形态及诗学的影响：

1) 梁实秋的翻译思想。译者在翻译时会面对多种选择，而作出某种选择可能受到他的翻译思想的直接影响。对梁实秋翻译思想的考察，包括对翻译态度、翻译功用及翻译标准等问题的探讨。这一部分同时也以《莎士比亚全集》为例讨论梁实秋的翻译策略，考察他的翻译策略与他的翻译主张之间的关系。

2) 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与其翻译活动的关系。梁实秋的翻译思想与其文艺思想可以划到诗学的范畴。梁实秋的翻译思想是否与他的文艺思想有一定的关系？他的翻译选材是否也受到他的文艺思想的影响？他是否也通过翻译来宣传他的文艺思想？这一部分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3) 意识形态对梁实秋翻译的影响。梁实秋的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谈论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部分考察梁实秋翻译活动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将讨论梁实秋与鲁迅论战中涉及意识形态的方面，并考察梁实秋翻译的几部政治性很强的作品。

4) 梁实秋翻译活动中的赞助人及专业人士问题。这一部分将考察影响梁实秋翻译活动的赞助人及专业人士，

讨论这二者对梁实秋意识形态及诗学的影响，同时也讨论梁实秋身为赞助人及专业人士的情况。

在理论架构方面，本书主要借鉴列夫维尔（Lefevere）有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及专业人士的论述。列夫维尔是“操控学派”（manipulation group 或 manipulation school）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文学翻译研究需要将社会历史纳入研究的视野，重要的不在于考虑字词怎样吻合，而是探讨为什么会造成那样的情况，什么样的社会、文学、意识形态的考虑使译者那样去翻译，他们希望那样做想达到什么目的，是否达到了目的，原因何在。（Lefevere, 1992b: 81）他认为，翻译需要与权力、赞助、意识形态、诗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重点考察各种维护或颠覆某一诗学或意识形态的现象。（Lefevere, 1992c: 10）本书正是从诗学、赞助人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入手，对梁实秋的翻译活动进行研究。

诗学（poetics）这个术语总是与亚里士多德的《诗

1 “操控学派”（manipulation group）这一术语来自于赫曼斯（Theo Hermans）编的论文集《文学的操控》（*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书名中的“操控”（manipulation）一词是列夫维尔给出的，后弗兰克（Armin Paul Frank）创出了“操控学派”（manipulation group）这一术语，并通过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的著作而广为传播。（Hermans, 1999:9）

学》¹ 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并没有对这一术语做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从他论及的内容来看，“诗学”并不只是关于诗歌的学说，而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阐述文学基本原理的学说。列夫维尔认为诗学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一套文学手法、文类、主题、人物、情景及象征。将这一点引申到翻译研究里，译者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就可以划归到这一方面。其二，在整个的社会系统中，文学的角色是怎么样的，或者应该是怎么样的。而后者对于社会系统相关主题的选择有影响作用，（Lefevere, 1992a: 26）包含一定历史时期某一作家对文学的看法，大概可以等同文艺思想。如果加以引申用在翻译研究上，也应该包括一定历史时期某一文学翻译家对文学翻译的看法，即翻译思想。诗学对翻译的影响因而可以包含文艺思想及翻译思想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列夫维尔说诗学的功能组成部分明显地与来自诗学外部的意识形态影响紧密相关，是在文学系统中由意识形态因素所促成的。（Lefevere, 1992a: 27）因此在研究文艺思想对翻译

1 梁实秋曾撰写《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文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并指出，研究《诗学》，应该注意到“诗学所论，不限于诗……我们把诗学当作亚里士多德的一般的艺术学说看待，最为恰当”；“诗学所论，不限于希腊的戏剧……所以我们应把诗学当作艺术原理的第一部杰作，不应把诗学仅仅当作某一时代某一地点的产物。”（梁实秋，1978c：58）

的影响的时候就必然牵涉到意识形态问题。

对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有众多的解释与界定，莫衷一是。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意识形态》（*Ideology: an Introduction*）一书谈到“什么是意识形态”时说，“意识形态”包含有各种各样的含义，而且很多彼此之间并不兼容，因而没有人能下一个定义将“意识形态”所有的意义都囊括进去。（Eagleton, 1991: 1-2）他在书中列举了时下流行的 16 种定义，意识形态可以定义为“社会生活中意义、符号及价值的衍生过程”，可以是“特定社会团体或阶级特有的一套观念”，可以是“促使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合法化的观念”，可以是“促使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合法化的错误的观念”，也可以定义为“被有系统地扭曲了的交流方式”等等。（Eagleton, 1991:1-2）我们可以看出，有的定义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主要涉及政治权力。列夫维尔本人在他的著作里也没有给意识形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他在谈论“赞助”时，借用了詹姆士的界定，（Jameson, 1974 : 107）指出“意识形态”并不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包含了任何能够指引行为的形式、习俗以及信仰，（Lefevere, 1992a : 16）这一定义也涵盖很广的意义。在本书中，“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则限定在政治领域，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观”，因为“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如果包含有太宽泛的